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郡文粹續集卷二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_臣朱理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_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_臣許立學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二十九

明 錢穀 撰

寺院

蘓州通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通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蘓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品佛衆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

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過於妙法
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
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
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入無礙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
若波羅密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
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
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
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

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寔相法密經凡三千
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二萬一
千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是石
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
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溺風日不能
飄搖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
太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

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
居易施詞而贊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
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為墨
剥膚為紙即壞即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
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
來付囑之心

宋徽宗佛牙舍利贊

崇寧三年重午日自蘓州報恩寺迎請釋迦佛牙入內
致恭祈請舍利感應隔水晶匣出如雨點神力如斯嘉
嘆何已繫以贊曰

大士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刹不分身玉
磬千輪在金剛百煉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羣倫

捨銅龜子文

蘓軾

蘓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舍利
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為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頤為

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塋者發舊墓得之以遺予予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藏私印或速以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予其并是捨之

平江府報恩萬歲賢首教寺碑 閻復

至元壬辰予客吳郡正月望日遊報恩寺南軒薰公大師迎憩丈室導予登塔周覽殿廬師體貌魁梧儼若梵僧問年則與予同庚甲他日肩輿來訪持報恩興替之

跡求為寺碑予辭以未暇居數月觸熱復來申命典記往返再三辭不獲命遂書其事俾刻諸石按報恩本吳通玄寺吳主孫權為乳母陳氏作也隋伐陳為吳令孫寬所廢唐僧慧願更築之開元中詔郡國名藍為開元寺郡以此寺應詔大順乾寧復燬於兵錢氏有國日即故址而新之揭以支硎山報恩舊額報恩之名實本於此古塔起於梁僧正慧久墮劫灰元豐重建蘓文忠軾嘗捨銅龜以藏舍利崇寧初賜名萬歲建炎之難鞠為

煨燼今所存者九成蓋紹興僧金大圓所造寺有古釋
迦文佛示寂像長乃數丈弟子環繞擗踊哭泣極形似
之工土人呼為卧佛寺近歲淳祐敕造傑閣以覆茲像
改賜今額圖志相傳又有不染塵觀音像唐太和石經
像毀於建炎而復於紹興經石則蕩為冷灰矣自吳赤
烏紀年迄今千有餘歲浙右精藍此為最古舊分文殊
法華泗州水陸普賢五院合而為一大敞法筵榜曰華
嚴性海實出芝林石橋諸師手薰公即開山松鑒義法

孫也皇朝混一之初來主教席以謂寶坊淨域臣子祝釐之地不可不嚴於是度材訓工歲緝月索起外三門營東西廡中斡法堂上嚴塔剎若賓寮若懺室若土地祠若華嚴祖師殿若僧堂以至井亭浴室猊座法器之屬弊者以新缺者以完墜者以舉輪奐以楹計數百有畸墾闢以畝計數千有畸工用以緡計數萬有畸予既叙寺緣始末且諗以報恩之說曰父子之親人皆有之君臣之義人皆有之今師以無礙辯才闡揚妙法因權

顯納民於善俾為子者思竭力以報親為臣者思盡忠
以報國豈非真報恩耶什篇之義孰外是乎師曰善哉
謹繫以銘其辭曰

佛日西暉慈雲東冒赤烏紀祥通玄斯肇禎明被兵乾
寧陷盜扁去開元迺崇今號塔始蕭梁中嚴佛寶元豐
起廢蘓文可攷圮於建炎金圓再造滄海幾塵災岡幾
燎不壞真如長圓覺照孰主是圓孰明是妙崧秀相傳
繼薰克紹載闢堂筵載嚴塔廟彩繪虛空金瑰蓬藿驚

表靈蹤龜呈吉兆花雨晝零蓮燈夕耀啟迪愚迷闡明
道要何恩不酬何德不報為臣思忠為子思孝是名報
恩允符真誥厯劫光華恢弘象教通議大夫翰林學士
江南西道肅政廉訪使閻復撰并書中奉大夫江浙等
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新除江南西道肅政廉訪使徐
琰題蓋至元二十九年八月望日住持傳華嚴教觀慈
應大師處薰建

報恩萬歲賢首教寺長生殿記 黃潛

平江報恩萬歲寺在府署北五里許其先吳大帝赤烏年嘗為乳母陳買田造寺名通玄至唐改賜開元號五代錢氏時更擇地徙置之田亦隨徙已乃取支硎山報恩故額建寺補其處今有寺之始也寺舊有文殊普賢法華泗州水陸五院宋季悉合而一之遂為大叢林凡學乎賢首氏而遊其地者咸聚而歸焉歲阻入田租不足充其食其徒蓋病之久矣大德中颶風起海上穿城郭壞廬舍寺適當颶風之衝屋盡毀領教事者率為之倚

席不講而竭其晝夜之勤以支傾而植仆未暇謀田事也延祐二年夏五月佛性圓融無礙大師被璽書嗣住是山首捐其衣盂之資以倡衆鳩材會工構鐘樓高至百三十尺飭鉅閣覆佛般涅槃像尋又葺栖僧演法之堂方丈之室於是昔之所有皆復完其未始有者亦無或不備而穹檐廣雷厚棟大梁敞顯嚴邃視舊有加焉土木事既訖乃大發其私笈買田三百畝有奇募施者得田又千五百畝有奇以為長生田而別籍之歲推有

齒德者二人受其入以給學徒之食且俾筦庫毋敢與而聽主教席者稽其出入講事以不廢懼後無所攷而志之弗繼也爰伐石來取文以記之夫報恩之為寺垂數百年而所以食其徒者待師而後具蓋師之畢力殫慮於此為不易矣惟遊於斯者毋苟利乎安且飽而務究其學焉庶有以壽國福民而延其施於無窮也是不可無辨廢興以示誠勸乃不辭而俾以文師名傳教字別傳者舊僧任興造者普修普照輟田以相之者允貞

普頌也田步畝鄉落之詳自有籍茲不書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黃潛撰并篆郡人錢良右書至順三年良月既望住山沙門傳教樹石

報恩萬歲賢首講寺釋迦文佛臥像銘

宋濂

姑蘓報恩萬歲賢首講寺乃吳赤烏初大帝為乳母陳氏所建名曰通玄唐玄宗因其年改作開元吳越錢武肅王為之起廢揭以支硎山報恩寺舊額宋徽宗崇寧

初加以萬歲之號至佛曰崧公來為住持專講華嚴經
疏尊為賢首講寺寺有淳祐鉅閣七楹閣下覆釋迦文
佛滅度之像相傳自唐即有之州民攀慕邀福者殆無
虛日元季偽吳張士誠據有其地惑五行家言以為佛
卧非吉徵更造立像民情焦然弗寧及偽吳亡德品法
師俯徇羣情起主寺事不二三年易腐為堅殿堂樓閣
門廡寶塔之屬一一葺之煥焉如新已而嘆曰諸役幸
粗完象不可復於古乎於是走告民間不分耄倪皆舉

首加額競輸貨泉以後為媿法師乃戒搏土之功斷嘉木為骨骼承以高座塑卧像其上塗以五色覆以彩衾諸弟子涕淚悲泣環列前後摩耶佛母亦立其側悵然興哀惟文殊普賢二大士神情閒曠超出死生之外用意精致形模宛然像長六十六尺高一十二尺文殊等像高一十八尺經始於洪武十一年秋七月十五日明年夏五月十六日訖工糜錢五萬有奇用功六百有奇俾來俾漁記之嗚呼佛之法身猶如虛空本無去來何

有生滅其示八相以覺羣迷不過降本垂跡俾同人法而已本則真諦跡則俗諦真俗混融皆不思議之事烏可以異觀哉況八萬四千無非度門觸類而入洪纖畢達姑以入滅論之實具華嚴五教大百小乘雖除吾執未達性空但知實色故示之以涅槃非近於愚法聲聞教乎色法二相本無自性皆從緣生滅度之際斷緣歸空獨存真空真空既存幻有亦住二體互融了不相礙非近於大乘終教乎滅而非滅非滅而有既滅而空空

有俱泯理事交奪如如不動無即無離非近於大乘頓
教乎熙連河間居然唱滅靈山會上儼爾常存隨舉即
色隨舉即空如示一身不起於座如化多身徧滿塵刹
無量為一一為無量力用相收縱橫自在非近於乘圓
教乎諸有情衆若勝若劣來瞻靈像隨其機宜證入教
位至於混極不翅親聞盧舍那演說圓滿修多羅之為
快法師此舉其於樹教基續慧命有功於法門甚大非
特福澤被於一州而已抑濂聞昔人設像俱有所表則

非苟然也如來中居表衆生大覺之心飲光勝尊在左
表自利之行慶喜在右表利他之行文殊垂獅子表大
智而降嗔也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制貪也他日如劍
斧兩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而道
存故歷代襲之定為常法而此涅槃之像奈何獨無所
表乎瀟因略舉襍華之說斷然謂五教之理咸具不然
佛法偏在一切處果何言哉瀟既為作說殷勤遐仰復
學主夜神以偈贊佛之語繫之於後法師名淨行德崑

其字也博通帝心雲賢首清涼定慧諸家書力振其宗
於將墮之時一彈指間悉起諸廢其化導有緣以成法
師之志者善良正宗二沙門也偈曰

世雄大悲利羣物果後示權不思議既由應身顯法身
從體起用宣妙法人機既得饒益故唱入滅度示化儀
化儀有始而有終所以懲創懈怠者七寶牀中右脇卧
慧日一朝竟西沒娑羅樹木皆變白諸天衆號雨天花
四衆圍繞更悲咽妙香結樓奠金棺發三昧火而自焚

各分舍利建塔廟如來雖入涅槃中畢竟終無涅槃者是
知一性鎮常住不從變易有生滅倬哉賢首古伽藍三
吳法會斯第一乃造涅槃微妙相因相攝入有情衆近
遭紛更紊常制縑素然失怙依有大比丘起復古最
先補苴諸樓閣一一莊嚴成妙境次令埏土肖靈像五
色交纏廣博身州民瞻禮至洒泣如還故鄉逢故物此
即大乘正法門種種皆能濟郡品觀者毋以像觀像如
觀襍華大經王字字化為法燄雲雲中化物皆現前一

身示現無量身無量身中現一身令我悉除邪見網直
濟難思解脫海行住坐卧皆見佛佛之智慧如虛空無
性無生無所依大光明藏時時現與我無同亦無別從
上所言真實法衆生慎勿懷疑念

重脩報恩寺塔記

陳琦

吳城之大刹最古而名著者惟報恩賢首講寺焉寺創
於吳大帝赤烏初年而塔則造於蕭梁時凡十一級屢
墮劫灰至宋紹興間沙門大圓僅成九級即今塔是也

然歷歲既遠峻峙亭毒風摧雨擊易就隕毀過者興嗟
弘治庚申今僧綱司副綱法律曾住是山請於吳邑宰
鄺侯命僧德壽鳩工修葺且戒諸人勿得撓其事未久
德壽示寂衆舉僧德昊道充宗恩師司之善士倪道完
復相其役各協乃心不憚勞勩若見若聞悉生喜躍於
是大姓割其財小夫奏其力銖積寸累撓費萬餘緡經
始於是年五月明年是月乃底於成易腐為堅增新去
舊珠頂光芒金繩交絡飛欄外飭丹梯上通像設莊嚴

天神森衛闌楯旋繞層層如一風鐸之聲聞乎四境夜
燈之焰燭乎半空顧不雄哉諸僧以興修之功不易皆
廊侯外護之力不可無文刻諸貞珉用昭永遠乃持其
所述本末介士英陳先生謁文於予按佛氏之說釋迦
說法於靈山多寶佛塔從地湧出為作証明及其入滅
留舍利八斛四斗為浮圖八萬四千遍滿娑婆利樂羣
品此塔之所由興也若今之塔蘓文忠公曾施銅龜以
藏舍利於中想八萬四千之一也我國家神道設教仁

壽躋民而亦妙嚴寶乘乃無象教之功以感蠢愚之善
心也哉茲塔之偉麗觀者起敬可以住持佛法鞏固皇
圖為東南塔院之冠冕矣但今之學佛者或離乎真或
蔽乎物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
法微矣德昊輩必不若是其得義以了心者乎因其請
記故序其事而警之且以告後之同志者嗣而塔之庶
斯塔之不朽也

報恩佛殿重修記

楊循吉

凡古之古刹在吳無居報恩先者惟殿亦然由南宋至今三百載而歸存如故然後知佛之道大而尊特一字蓋久若是也然佛言曰凡佛之成必歸于壞而況其久者歟夫值其久遭其壞勝之以力而不移於常數此又存其人焉始殿之敝再修再輟或言趙靈釋文瑛之能不不以佛示者遂迎之至則果以勤役無私動乎人起仆而植易腐而堅入其中靚深壯麗不啻若所謂神通湧化焉者儼乎菩提道場之弘開而天人之翕習也於

是其徒嘉之相與言吾佛大師福德被三界莫不崇欽而一土木之興綿紀弗就何哉誠駕其說者道不足也今若人乃能成是其於道不優而能然乎因偕詣予述其事願書以勵其人乃備錄以為記而使鑱之於石

為報恩卧佛寺衆請瑛師主修崇寧大塔叙

祝允明

瑛師字獨輝居大姚之大覺寺始郡人張廷玉以卧佛寺觀音殿久毀請師來主造既完住山澤公以正殿未

完與大檀陸明輩止師完之歷七年諸工告成師乃還
舊隱於是澤與合山勤舊議以崇寧大塔日就頽敝為
山中欠事復圖請師來司嗣葺乃求予言似師以彰前
功而表今願以謝以懇予謂佛以其大力蔭護開發
我人我人受其蔭護開發之力故為修造安奉以報之
而為之徒者乃為經營以成就我人報佛之心而使佛
之力永行於我人是雖天人小果而經營感應之間實
有一因緣且師未來時觀音殿之毀久矣孰意不幾寒

暑而遽完又孰意正殿之敝又繼是而并完也哉以是知修造之果雖在其徒有成就報佛之心而其經營感應之間則難以強也其遂是不可謂非佛緣所致也師於此請安知非未了之緣邪吾聞師先主崑山之趙霸一出山後屢造勝果隨造隨成是則此緣所在當不可外師而他請師乎倘是予言當便飛錫

義和尚號了菴記

有一苾芻其名曰義住蘓州城卧龍街上大阿蘭若於

大阿蘭若中造一小舍號舍曰了於身稱喚亦復如是
來請卧龍街中菩薩弟子明為說其義我聞世人謂諸
心事究竟完結謂之曰了如苾芻者謂之曰了我未知
識譬之如舍於舍一間謂之曰了一間無逆如一間外
為當曰了當曰不了謂當曰了則舍有二謂曰不了舍
身乃了譬之如舍於舍一間於間一柱謂之曰了一柱
無逆如一柱外還有一柱還有十柱百柱千柱還有一
梁十梁百梁千梁乃至又還有椽有栱有牆有瓦有門

有窓有地有堦當件件謂之曰了為當搃件謂之曰了於件謂了則未完舍於搃謂了件非非了如是苾芻謂一舍乃謂一身如謂一身血肉曰了四大見存如謂一身心性曰了心性未泯如日已沒謂曰日了如謂已了明日還日如謂不了日在何處於一夜間為當曰了當曰不了於此境界於此時候為當何稱為當有稱當無有稱我問苾芻苾芻何荅所以我於稱喚云未知識云何為說我聞菩薩究竟完結在一大無苾芻如是當

大明心當大見性當大發力如是乃知菩薩究竟完結
在無所了亦無不了亦無無了與無不了一念不生萬
緣俱息轉轉歸無乃是了義苾芻聞我所說歡喜解悟
乃為重宣此義而說偈曰

我觀苾芻身非無非非無身外復有舍舍外復有稱如
是以為了如稱木云灰苾芻如了此無稱亦無舍無身
無我語而究竟完結

宿報恩寺水閣

皮日休

寺鎖雙峰寂不開
幽人中夜獨徘徊
池紋帶月鋪金簾
蓮朶含風動玉杯
往往竹梢搖翡翠
時時松子擲莓苔
可憐此際誰曾見
唯有支公盡看來

和

陸龜蒙

峰抱池光曲
岼平月臨虛檻夜
何清僧穿小檜纔
分影魚擲高荷漸
有聲因憶故山吟
易苦各橫秋簟夢
難成周顒不用裁
書勸自得涼天証
道情

寫墨竹

趙孟頫

開軒叢竹杪坐久聞清韻重陰結春雲小雨生衣潤親友有嘉集笑語發真蘊游行暮始還流光疾如瞬

跋

黃潛

至大間趙魏公遊姑蘓報恩小憇於丈室乘興寫墨竹一小枝於壁題古詩五言四韻於牕間今垂四十年竹故在而窓紙久不存住山宣公法師聞吳江賢上人裁得此紙物色得之并竹摹刻于石將使久而勿壞庶後來有以想見其清標雅韻也夫襍花境土實報莊嚴毘

盧樓閣非我壞相高人上士游戲作如幻事豈以石之
壽為真足恃哉姑以備好奇者之一覽云爾

遊北寺

陳基

秋風日蕭爽散策一空林有竹心已清無言念彌深
花不容把踈磬有餘音逍遙毘盧境落景駐遙岑

北寺竹林

楊基

僧居古城陰迢遞通萬竹林光落虛牖坐愛衣裳綠
齋餘孤磬遠茶罷微烟續道人悟重玄淡然無衆欲
壁彼

石根泉亭亭湛寒玉

報恩講寺在城北陸故呼北寺即通玄寺舊基吳越
錢氏移支硎山報恩寺改建於此宋崇寧中加萬歲
尋尊為賢首教寺舊有五子院曰文殊泗洲水陸法
華普賢今皆廢浮圖十一級建炎兵燹後紹興中行
者金大圓募建九級又有不染塵觀音殿邊知白記

後殿七楹下塑釋迦滅度像

長六丈六尺高二尺
張士誠據吳以卧佛非

吉之祥更造立像國
初僧復之宋濂撰碑

宋張即之書華嚴性海四字皆

經丈刻牂猶存

綠陰堂記

虞集

至治壬戌集始遊吳斷江恩公住開元光公雪窗客予
所同往見焉是時斯堂始成樹陰四合三人者清坐良
久共歎韋蘓州綠陰生晝寂之句有心解神釋而不可名
言者恩公曰子為吾記之乎予曰諾未幾還禁林綠陰
之勝概往來予懷欲以數語道時所會了不能成自是
居十餘年每初夏時天子燕閒穆清中外靖謐予與學

士二三人待顧問於閣下危坐終日遂無一事亦綠陰之一時也及歸江西以久處北方不耐新暑輒求泉石以自容蒼松古礧人跡幾斷此又綠陰之一時也然穆清親切嚴密敬畏端思固不逮開元之適也而山中枯梗寒絕殊乏清潤之意求夫寂然湛然之中純粹洞徹生意充滿融液如開元遇殊不可得然後知韋侯佳句非語言意識所可到也是以終無以復恩公者豈忘之邪昔人以為同此境其人修証造詣不同則所見遠有

差別況人境俱不齊者邪今恩公年垂八十歸坐雲門之上道德日盛予竊諷其舊吟如望積雪映空不見其迹光公據坐此堂亦有如當時可托以記此者乎元統乙亥四月蜀人虞集記

吳中禮石佛

江淹

幻生太浮詭長思多沈疑疑思不慙焰詭生寧盡時敬承積刳下金光爍海湄火宅斂焚炭藥艸而卉滋常願樂此道誦經空山坻禪心暮不襍寂行好無私軒騎久

已訣親愛不留遲憂傷漫漫情靈意終不緇誓尋青蓮
界永入梵庭期

開元寺樓看雨與皮襲美聯句

陸龜蒙

海上風雨來掀轟襍飛電登樓一凭闌滿眼蛟龍戰

龜蒙

須臾造化慘倏忽堪輿變萬戶響戈鋌千家披組練

休日

群飛拋輪石襍下攻城箭急點似摧甬行斜如中面

龜蒙

細雨洒空冷橫飄目能眩垂檐珂珮喧掣瓦珠璣濺

休日

無言九陔遠瞬息馳應徧密處正垂絙微時又懸綫

龜蒙

瀉作玉界破吹為羽林旋翻傷列缺勞却怕豐隆倦

休日

遙瞻山露色漸覺雲成片遠樹欲鳴蟬深檐尚藏燕

蒙龜

殘雷隱轉盡返照依微見天光潔似磨湖綠熟於練

休日

踈帆逗前渚晚磬分涼殿接思強揮毫窺詞幾焚研

蒙龜

結栗烏皮几輕明白羽扇畢景好踈冷餘涼可清晏

休日

君攜下高磴僧引還深院駁蘚淨鋪筵低松濕垂鬚

蒙龜

齋明乍虛豁林霽逾蔥蒨早晚重登臨欲去多留戀

休日

開元寺避暑有懷陸魯望因飛筆聯句

皮日休

煩暑雖難避僧家自有期
泉甘於馬乳苔滑似龍齏

日休

任誕襟全散臨幽榻旋移松
行將雅拜篁陣欲交麾

龜蒙

望塔青髻識登樓白鴿知石
經森欲動珠像儼將怡簡

簞臨杉穗紗巾透雨絲靜譚
蟬噪少涼步鶴隨遲

日休

烟

重迴蕉扇風輕拂桂帷對碑
吳地說開卷梵天詞積水

魚梁壞殘花病枕歌懷君瀟
洒處孤夢繞梁魚

龜蒙

右二詩宜在通玄寺作因唐時
改開元名而集中仍

之附編於此備考

遊開元寺憇綠陰堂

韋郎句中尋畫境
刮灰不盡綠陰增
鴻文重記青城客
內典新傳瀑布僧
石佛浮江輕似葉
神珠照鉢隱如鐙
杪羅樹子風前落
吹滿恩公舊榻橙

送恩禪師弟子勤歸開元寺 高啟

山衲經寒補襪繒
白雲高寺遍尋登
法身已見浮來佛
宗旨曾傳化去僧
歸過江城誰施飯
定依舊院自懸燈

明朝應恨千峰阻欲問楞伽已不能

開元寺雨中觀梅

姚廣孝

遙思西崦開千樹漫往東林見一枝
烟雨溟濛香影盡為緣惆悵立多時

開元寺聞鐘

胡纘宗

開元夜半鐘驚起長安夢形埤曙色寒紫陌春風動

開元寺在盤門內有石像石鉢鉢近燬紹興間守臣
洪邁作戒壇元至治間寺燬僧光雪窗恩斷江重建

取韋詩綠陰生晝寂之句作綠陰堂虞集為文國朝
永樂間重修

城中登瑞光塔望舊遊諸山
姚廣孝

寶塔乍登臨靈燄蕩夕陰故山俱對眼此日獨遊心遠
水勞歸楫長空倦去禽自非嬰世難何不遂幽尋

遊瑞光禪寺

沈周

城中五日雙腳紅頗有俗氣填吾胸今朝風日弄妍美
城南載酒尋花宮古濠流水帶榆柳深居遙迤茶烟中

老僧與吾非夙契却許小閣開松風山杯到手送西日
醉倒信呼田舍翁未知明日又何處出門大笑歌萍蓬
瑞光禪寺在開元寺南赤烏間僧性康建名普濟院
宋宣和間朱勔建浮圖十三級五色光現詔賜今額
并賜塔名天寧萬壽寶塔靖康兵燬淳熙間重建并
復塔七級元季復燬國朝洪武中僧曇芳重修僧大
祐記寺有四瑞堂

平江承天能仁寺記

黃潛

平江承天能仁禪寺在府署北之甘節坊梁天監初衛尉卿陸公僧瓚捨宅以建也初賜名通玄陳隋之際燬至唐而復廣德初加號廣德通玄遭廢於會昌末重興未幾而又燬至後唐而復宋咸平間更一新之大中祥符初始賜額曰承天宣和中乃改其額曰能仁南渡後燬至建炎末而復於紹興間淳熙初始定為禪居皇朝因之而悉蠲其租賦差役曰承天能仁者並存其故額也先是嘗於大界相之內析其地為寶幢永安龍華廣

福四院久之復歸於一尋又別立圓通禪院於其後而
分立寶幢永安兩教院於其前凡建置沿革與興廢之
故可見者如此其易律為禪也妙菴宗公為開山第一
祖繼之者有若無門覺菴諸公皆以明德為世師表法
會甚盛珍樓寶屋紺殿縑廬雄據乎萬井中而隱然為
一大叢林五山十刹殆無以尚也乃當至元之元年冬
十有二月寺厄於灾惟無量壽佛銅像及盤溝祠靈祐
廟獨存佛身丈有六尺邦人所共瞻仰與盤溝靈異之

跡尤著靈祐則衛尉之女不嫁而精於梵行以經營寺事而祀為護伽藍神以禱祈有應而賜廟額紫封慧慈靈感顯祐善利夫人者也雖烈焰熾然而不與刳俱化人知為重興之兆矣顧法席久虛越三歲莫有任起廢之責者行宣政院詢於僉言俾廬山開先南楚說主之其至以四年冬十有二月僅以衣械坐具一布囊自隨聞其風者輸財荐貨川赴山積召匠簡材首建大殿殿楹之高百三十尺其大圍十有五尺廣加其修若干尺

厚棟修竒曲欒方窠咸與楹稱楹之表上至屋極又若干尺脩去其崇若干尺廣加其脩若干尺像設繪事種種莊嚴搏土設色皆出國工之手殿之後有萬佛閣其楹加於殿楹三十尺閣為間五而東西朶樓為間四隆其中而殺其旁縱橫脩廣各中於度其上列十五大蓮花一花一佛其花瓣亦各為佛以足萬數下施機輪可以轉運奇詭殊特昔所未覩範銅為鉅鐘至萬八千觔比舊加三之一會南楚升居徑山所作無量壽觀世音

護伽藍神三小殿及演法集僧之堂三門兩廡廚庫之屬皆勿克視其成他所宜有而未及為者猶多也今住持雪窓明以至正四年秋九月由虎丘遷主茲寺亟捐衣盂之資構經鐘二樓各為間者三其崇十有七尋脩廣稱是栖經有藏塗以純金一柱八面納匱五百天神環繞力士翊扶幡蓋香雲繽紛蒙蔽達官大姓好事之家觀者莫不目眩心駭爭投錢幣以助勝緣雪窓之經畫相勞靡憚其勤甫及三載土木之功秩然有序以老

病厭理繁劇悉束衆施併傾已橐以授提點僧而退處
虎丘之東菴八年冬行中書省右丞石琚公左丞吳公
謀於行宣政院挽之復出遂以九年春三月再正法席
增飾萬佛創造四臂觀世音四天神王護伽藍神補畫
正殿之八十四龕廡下之五十三參巧塹瓴甍壯麗縝
密髹彤金碧絢耀華美厨堂庫院什器之須纖細畢備
南楚之弗克視其成者至是可以無憾矣斥大方丈為
間者五上為重閣下為廣堂前為廳事而蒙堂有位衆

寮有閣倉庾涵室亦次第告成南楚之未及者雪窓無
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伸其志之所欲為雖曰前規後
隨而功實倍之南楚之成其始者奎章閣侍書學士內
翰虞公記之而雪窓之成其終者未之有記於是其徒
奉者舊僧所述事狀屬潛書而刻焉阿含經世尊說若
能補理故寺是為二梵之福南楚虎嵒適嗣雪窓以晦機
笑隱為師友相與紹隆祖道扶植教基期與國家億萬
斯年永永無極是用假方便力示現有為不離世間法

而入第一義豈止可資二梵福而已雪窓之功倍於南楚而潛於虞公無能為後何以贊一辭哉姑序其歲月而使來者有攷云爾

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寬

蕭梁氏好佛其下化之一時佛寺江左為盛然尤莫盛於吳中若承天又吳中之特盛者相傳寺為衛尉卿陸僧瓚宅而捨以建者自梁以後廢輒興之至元至正間主僧南楚極力改作而其制之壯偉精巧絕矣金華黃

文獻公實為記其事入國朝殆歷八十年當正統癸亥之十月寺一夕大火蕩然無存又明年適朝廷頒大藏經至僧綱司都綱永瑞時兼住持特建堂九間以尊奉之其後僧徒相視莫敢復措手者蓋三十年於茲今住持道澤謂寺不可終廢也然功宜自大雄殿始乃謀建之蓋承天固郡人之所瞻仰者也於時聞有是舉爭出錢粟來助其徒戒昌更刺指血書法華經誓成其事而助者益衆矣竟以成化甲午七月丙辰起功凡六年而

功始完高廣深濶一如舊制凡所像設亦無不備於是
澤公領郡薦來受都綱之命乞予書之其言曰寺之功
甚鉅未及其半吾當次第成之而未可必也幸先畀之
文以記嗟夫大雄之建非奉佛也乎佛之道吾不能知
然嘗觀於其書務為宏博廣大之說故學其道者每務
為宏博廣大之事亦惟好於上者極其護持而不拘以
法禁化於下者致其崇奉而不惜乎財力此其事之所
以成也今夫官府學校所以出政令而資風化是固有

益於上下者或病其敝且陋而有所為焉費於公而罪戾至勞乎民而怨謗生繼之者視以為戒故有終其任不易一木增一瓦者此其事之所以廢也則澤公之為此舉固其才之長力之專以出乎其徒亦惟其為彼而不為此其費若勞雖不可以數計而卒能隨其用使致其才力以成乎所謂宏博廣大者而還郡中之舊觀也予故記之以示其後之人

重修承天寺記

陳繼

寺之創於梁天監初曰通玄唐曰廣德通玄宋曰承天
後曰能仁元曰承天能仁國朝曰承天歷歲既深廢而
復復而廢者繁矣至元間南楚說公主之繼以雪窓明
公二公先後為大殿為穹閣為經鐘二樓及諸殿堂皆
極壯麗而天下未有與之稱者也然未百年而剝侈傾
敗者日甚其為之主漠然視之莫能葺者已越數輩長
其教者恒慮不寧乃謀于衆曰東南大觀而振吾道以
為衆之所歸惟在承天主席既虛勿得其人將何所托

僉曰南印定公其可為南楚雪窓後者即舉以住之公
淡然若無所為唯勤其道敕其行以善化人而已與之
遊者薰其仁慈不為殘忍浸其寬裕而黜其隘陋茹其
誠篤以謝浮薄跡其剛毅用變柔懦故人皆曰定公賢
德而足以翊吾之為善者也咸傾心向之公乃唱於衆
曰吾欲使是寺之輪奐若初也將盡出其資以集工材
其樂施占事者源源而至始葺大閣為佛萬數再葺經
鐘二樓葺無量觀音二殿而新盤溝殿末理大殿為四

天王於三門畫五十三叅於兩廡凡諸貌像一皆飾之
幡幢供具諸所宜有無一不備金碧耀日輝煌映發入
而覩者恍然不知其為人境也其功盛哉然公之志未
已也往時南楚雪窓皆為宗門碩德著聲江湖其欲繼
事以雄土木之功猶稱不易況公一身而復新其舊者
哉前有作者後無繼之其傳不遠公可謂有功於二公
者矣可謂不私於所知者矣公漂陽人也姓李氏生六
歲聞長者誦佛書即忻忻喜悅父母以其有宿故乃命

出家於邑之興化寺持規就度即若素習者十七遊京師止天界日接諸老緒論釋然開悟既而泝大江抵荆湘遍求佛祖陳迹盡謁有道以正其學久之超然而還止菴祥公與之語喜而謂曰子能為吾宗嗣矣公始出世於吳江普濟轉湖之天聖寺人皆歸之起廢為新其主承天能仁越十年言行如一日嗚呼公可謂傑然而不凡者歟余記其事述其行以刻於石俾有勸於後來者從其寺之耆舊衆所請也以書數抵北京丐予言者

為之後者藏主璚荆石也繼公之志以無替公之績是
余之願也夫

同皇甫冉登通玄閣

李嘉祐

高閣朱闌不厭遊
蒹葭白水繞長洲
孤雲獨鳥川光暮
萬井千山海氣秋
清楚林中人轉靜
夕陽城上角偏愁
誰堪遠作秦吳別
離恨歸心雙淚流

通玄寺雙矮檜

皮日休

撲地枝迴是翠鈿
碧絲籠細不成烟
應如天竺難陀寺

一對狡狴相枕眠

和

陸龜蒙

可憐烟刺是青螺如到雙林誤禮多
更憶早秋登北固海門蒼翠出晴波

承天閣

楊維禎

荊棘荒涼吳故宮
楚王突兀畫圖中
地連滄海何曾斷
月墮青天不離空
蟬螭挂簷秋易雨
蒲牢吼屋夜還風
越南羈客登臨倦
尚賦囚山日月籠

承天能仁禪寺在府治北甘節坊梁衛尉卿陸僧瓚
捨宅建初名廣德通玄寺宋改承天宣和中禁稱天
聖皇王等字遂改能仁寺前有二土阜內有無量壽
佛銅像及盤溝祠靈祐廟萬佛閣寺屢燬至元間僧
悅南楚重建黃潛鄭元祐記至正末張士誠據以為
宮尋復為寺僧綱司在焉國朝宣德十年尚書周忱
建賜經閣正統八年十月寺燬成化十年僧道澤戒
昌重建

贈無照上人住持定慧寺序

祝允明

聖朝定制凡釋流之在寰宇者在內有僧錄以總之在外有僧綱僧會以莅之至於名山大川叢林廣剎物衆而徒多者則推擇衆僧之學識優裕才兼幹濟者以爲住持之長俾歲時朔望倡率其徒諷誦經典上以贊國家之隆禧下以補生民之疵癘無非因其所明之理而導之以當然之務順其所知之學而率之以事上之節此天下所以無棄人也上人文粹字無照蘇郡松陵人

自幼慕尚釋氏正統間禮定慧寺僧珙公為師誨以離
羣絕俗之法景泰初復禮右覺義堅公為宗而得明心
見性之傳由維那而識書記其見知於禪林推服於輩
行久矣一日以同門僧戒璇將歸侍師於故里共舉無
照以主持定慧住持之席躬來南京領僧錄司文劄以
往時秋官郎中張公節之以曩嘗養疾定慧與無照有
夙昔之交因其行也求大夫士作詩以贈來徵言弁諸
首予惟贈僧之典一也然有贈之而可為一身之榮者

有贈之而可為一世之榮者有贈之而可為萬世之榮者如唐宰相齊映喜僧流遇其人即有衣服之贈此一身之榮也京兆尹楊憑重佛教或置買居地以蔽僧徒此一世之榮也韓昌黎柳宗元擇僧之識達者而交之或贈以詩或贈以文至今光照簡策使人傳誦而不已此非萬世之榮者耶若予秋官郎中公嘗由翰林通籍太史氏此固今之文章巨擘也不惟自有所著以贈無照而又求大夫士之詩滿卷軸以華其行鏘鏘乎其音

也炳炳乎其耀也彬彬乎其文也無照得此以歸於是
過宰相京兆尹之惠矣豈不為萬世之榮者耶雖然東
吳名郡也定慧古刹也昔杜陵思慕東南乃致重于若
邪雲門之遊今予亦將老矣倘他日辭疾歸休道過蘇
臺則青鞋布襪必當自定慧始慎勿如東林遠公以無
酒辭淵明使重足虎谿間也姑為序以贈長洲祝允明
壽寧萬歲教寺裝佛之記

釋普林

至元六年庚辰夏初愚因南遊訪於吳城壽寧萬歲寺

住持幽谿講主詰公館留月餘一夕為愚而言曰行詰
叨承宣政院委任來主是席有年矣惟以大殿中聖像
歲月浸遠彩繪剝落而塵埃翳積每升堂祝誦輒顧之
而慚焉必欲重新裝飾媿無餘力矣非誘化淨緣莫能
成斯之勝事也方興是念即有東禪寺住持長老澤菴
恩公起而言曰泥龕塑像乃住持三寶之依開化人天
之先者也使人一瞻一禮俱獲其福而植善種也況世
祖皇帝所設御講存焉一邦教化之重寄乎今有其僧

弘其法且佛像若斯其何以開化蒙俗而啟人信心耶
於是以其衣鉢之長易彼金朱之料命良工粧繪釋迦
如來之像慶喜飲光妙德普賢并二護神七尊之像煥
然一新計所費楮幣七千五百貫莫不金碧輝煌丹青
燦爛凡所以往來遊觀者皆肅然改觀而稱贊焉噫澤
菴積財能捨而敏於樹福哲誠感慶焉自非道眼明白
神機廓徹孰能見義勇為而成斯之美邪經所云五百
歲之後有持戒修福者佛法為之不衰其澤菴之謂歟

願為我記之母他辭也三輪空寂乃為佛之行也所以
一香一花皆為佛事況捨淨財莊嚴佛事乎故曰非莊
嚴是名莊嚴其福德不可思量苟以施受之相而著焉
縱傾七寶如恒河沙數雖多亦奚以為故曰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矧文諸石以記之乎然則使世之深積厚蓄
不能拔一毛以惠人迨終其身而委於糞壤者知所以
勸焉是可書也愚既與公有道義之故義不可違輒為
記云太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達魯噶齊兼管內勸農

事額爾吉訥布哈篆額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十月朔日記
住山釋佛心普智雄辯大師行慧樹石

慧林房記

吳寬

慧林房舊名菴在蘇城東南王司判菴元大德庚子有
吳十四公者捨其居以建而初主之者曰明慶也慶傳
宗杰杰傳某珪珪傳某賢賢傳與齊齊傳永默默傳宏
漸當國初有詔天下佛寺大可領其徒者餘悉撤而遷
入之於是慧林入壽寧禪寺更以房名時洪武辛未也

漸傳道舒既皆化去舒傳文靖靖傳智勤則歲久而廬舍益敝矣乃成化己亥其師徒遂相與修葺之且謂慧林自併於此宜得文字使後人可考而知因數請於予惟昔孫吳國於江左蘇之有寺蓋自此始至於蕭梁踵其故都好佛愈甚一時宮廬廣殿徧於國中今試詢其肇建之代無非赤烏天監而已延及後世其君所好雖不及前代之盛然亦有興無廢至其徒又倣其制而致力於斯金碧丹雘往往而是而寺益盛矣皇明有天下

政令一新乃以為過而裁抑之百餘年來頽垣壞礎間
壟畊秩秩使人得畊種以為食者皆昔之所謂蘭若也
京都不暇論凡今四方私創者著於律求一寺之肇建
者不可得此固聖政所當紀者豈特使慧林後人攷其
始遷歲月而已漸偉然縑流中與先君友善予幼猶及
識之舒能讀儒書靖與勤皆清介謹厚不安交遊蓋予
家故居在東城下比歲與吾弟原輝往理之道中數訪
其廬久而益知其行可敬也勤有徒曰惠侃孫曰善秀

皆能保其業者云

次韵定慧欽長老見寄

蘇軾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來惠州問予安
否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
寒吾甚嘉之為和八首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滕鉤簾歸乳燕穴紙出癡蠅為
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崎嶇真可笑我是小乘僧

其二

鐵橋本無柱石樓豈有門舞空五色羽吠雲千歲根松
花釀仙酒木客餽山殮我醉君且去陶云吾亦云

其三

羅浮高萬仞下看扶桑卑默坐朱明洞玉池自生肥從
來性坦率醉語漏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

其四

出入白骨觀大士甘露滅根塵各清靜心境兩奇絕真
源未純熟習氣餘陋劣譬如已放鷹中夜時掣絀

其五

誰言窮巷士乃竊造化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全戲
作一篇書千古發爭端儒墨豈相殺予初本無言

其六

閒居蓄百毒救彼跛與盲依山作陶穴掩此暴骨橫區
區效一溉豈能濟舍生力惡不已出時哉汝非爭

其七

少壯欲及物老閒餘此心微生山海間坐受瘴霧侵可

憐鄧道士攝衣問呻吟覆舟弔私渡斷橋費千金

其八

淨名毗邪中妙喜恒沙外初無往來相二土同一在云
何定慧師尚欠行脚債請判維摩憑一到東坡界

東坡極愛欽長老寒山十頌今不可考但存和作矣
定慧院顓師為予竹下開嘯軒

啼鴉催天明喧喧相詆誚暗蛩泣夜永唧唧自相弔飲
風蟬至潔長吟不改調食土蚓無腸亦自終夕叫鳶貪

聲最鄙鵲喜意可料皆緣不平鳴慟哭等嬉笑阮生既
踈狂孫子亦未妙道人開此軒清坐默自照衝風振河
海不能號無竅寂寂吾何言風來竹自嘯

觀定慧寺東坡海棠詩

皇甫信

當年花發妬春紅今日虛無野寺中留得坡仙詩尚在
令人千古挹清風

送僧定佩住城東定慧寺

吳寬

久從玄墓山中隱又向湖州市裏行浮世此身皆可托

應同圓澤語三生

定慧禪寺在雙塔寺西初名西方院本雙塔之子院也天禧中賜今額始貳於雙塔宋僧卓契順常居此訪東坡於惠州者元季兵燬國朝洪武中僧景新惠澤先後重建

與薛十二穆過壽寧精舍得歌字

姚廣孝

同是山中客尋幽入薜蘿草香凝蕙萼鳥韻識鶯歌暖

日花陰少晴濤樹杪多不緣經歲約那得此相過

此詩當在前壽寧下

重建寶光賢首講寺碑

曾榮

寶光寺在姑蘇長洲縣治之東北漢末鬱林太守陸績
捨宅為之故至今寺門外有巨石曰鬱林石寺蓋以此
也吳赤烏時郡守請額於朝始賜名曰寶光仍命圓法
師主之以為十方講刹歷兩晉六朝隋唐以來廢而復
興墮而復振者蓋嘗有之而寺之名迹固弗泯也迨元

至正間佛殿兩廡三門講堂鐘樓經閣以洎衆屋靡不完具宏壯雄偉冠於一方可謂盛矣國朝洪武初開拓郡城始遷寺於跨塘橋西據齊婁二門之衝去舊址才數百步而近其後有詔并叢林於是境內諸寺悉歸於此方其時郡副都綱湛源圓法師寔居此以領教事乃以所授賢首一宗教親與四方學徒講說究竟克闡厥宗暇日與文儒縉紳之流倡和其間而寶光之勝遂赫然於勾吳之域矣永樂改元之初有楚蘭馨法師繼主

於此將欲興造以復前代之規制而被召入京與修大典願勿之遂九年寺僧大禎大衍同心協力出其祖之遺資及傾已帑仍資檀施庀材鳩工勦建法堂聿新衆屋甫及三載告訖工輪奐重新金碧昭輝真桑門之盛事東南之偉觀也今年冬楚蘭馨以讐校藏典留寓北京遂述僧之本末偕中書舍人王和用來請予文記之惟佛氏之教入中土而四方禪林講刹星羅棋布不可勝數若求其如寶光之綿歷綯代上下千有餘年而愈

遠愈盛者蓋亦尠矣是雖佛氏之靈有以默相陰祐於其間然亦豈非績之孝行素著而其流風遺韻藹然被於其鄉者有不能遂泯者歟是可書也因併書俾刻諸石庶後之人得其所考且系之以詩曰

東南名郡粵為姑蘓秀氣所鍾湖山奧區歸彼寶光巍巍梵殿云昔陸績捨宅以建鬱林之石名高穹窿伊績之遺凜其清風兵燹荐更有隆有替迨際天朝值茲盛世衆刹所歸蔚為叢林曰有湛源克振圓音賢首之宗

益暢厥旨其徒如雲見聞悉喜乞於楚蘭志拓前規承
詔在公弗見於為繼此而興曰禎曰衍資帑克捐厥功
以顯翼翼殿堂棟宇維新金碧煌煌有光璘影暮鼓晨
鐘幡幢杳靄如旃檀林若華藏海聖壽齊天佛道興隆
勒石於斯以播無窮

寶光講寺在城東北隅跨塘橋西本鬱林太守陸績
故宅宋紹熙中僧蘊仁元至正間僧紹隆先後重建
初寺在婁門內鬱林石在焉

石今遷
察院前

國朝洪武中即

寺為軍營遂廢其後普熏菴僧善識捨本菴地改建
於此學士曾榮記

宿龍興寺

綦毋潛

香刹夜忘歸松青古殿扉燈明方丈室珠繫比丘衣
白日傳心靜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銜飛

次韻贈閒白雲

趙孟頫

聞說龍興寺多年未款扉風林發松籟雨砌長苔衣
殿古燈光定房深磬韻微秋風動歸興一錫向空飛

同和

虞集

凌空一錫歸幾日到禪扉野橘陰垂戶天花影上衣井
牀春露淨檐鐸午風微三藏都看遍相思夢欲飛

其二

歷歷唐朝寺松闌幾易扉花交珠寺網苔長石人衣秋
水依空淨浮雲映日微白雲無所住此際亦歸飛

寄白雲間

龍興寺裏白雲房不到於今二十霜橘柚向來垂屋重

松筠此日過人長千函秘寶心源淨百歲長齋齒頰香
若念尚書舊行履三生石上莫忘鄉

龍興寺在吳縣治西今廢為公廨

天惠賢首教寺記

陳基

吳門天惠賢首教寺郡沙門如山安公之所建也公世
居松陵家本土族父吳伯熙甫隱居奉佛母王氏崇信
唯謹及公之生母感異夢爰在穉歲性稟殊倫少長出
則服膺世典入則篤意三乘父母察其不羣聽以出家

博訪名師不計寒暑徧探秘義尤嗜華嚴理暢心融殆若天授聞讀大報恩寺篇而歎曰吾佛所說廣大悉備眷求其端實在孝敬於是食粗衣菲而心專於色養錙積寸累而志存於報本既由勤儉得致饒益則以其贏購地於郡城之東廣袤若干步度材鳩工作庵以居日益月增擴而為寺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門闢宏敞殿寢邃深講堂言言東西有序以至栖經之閣選佛之場方丈之室與凡齋庖庫庾其法所宜有者

靡不完備公於此身先戒律率徒閱藏經梵並宣襍華
芬郁莊嚴殊勝士民具瞻前僉行宣政院事張公嘉乃
休績為請於帝師寵錫令名俾為十方禮聘清涼疏主
之嫡傳者開山演教既竣事尋以事之顛末徵文為記
世言浮圖氏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盖用力勤者其功
博刻意專者其效速矧其心懷顧復嗇已厚親聲開圓
頓之門永表追遠之地迓續華嚴之興學紹隆賢首之
正宗且未始持簿走人民間資銖黍之助於人若安公

者非用力勤而刻意專者乎為其徒而居其居者皆知以弘道報本為務因其所以成嗣而繕葺之則無上福田仰以行無疆之丕祚俯以答罔極之私恩而吳門之有天惠天惠之宗賢首將與東南列刹競爽於無窮所謂功之博者日以興所謂效之速者日以固此蓋公之志而予之所樂道也故為之書使勒貞石云至正十

二年某月某日

天惠賢首教寺未詳其所今姑錄其文俟他日攷之

元敕建大昭慶寺碑

虞集

大昭慶寺者在吳郡城中東北隅朝列大夫前同僉宣
政院事僧阿濟喇之所建也阿濟喇蒙古齊蘓台氏哈
喇哈之地至元二十四年世祖皇帝親巡朔方以之歸
才十歲爾成宗皇帝時皇姑魯大長公主遣侍輦真國
師遂祝髮為僧從其大徒弟曰實喇卜丕勒以榮祿大夫宣
政使行院江南公主又為請於成宗皇帝授濟寧僧錄
武宗皇帝又為之請授饒州路僧錄皇慶元年仁宗以

吳郡之良田增徽文懿福禎壽大長公主之湯沐命驛
至其郡蠲免其賦入焉久之思報君師之德買地築茲
寺以泰定二年閏正月經始公主聞而喜之厚施俾造
其寺天厯元年造成前為大門奉四天王像中為大殿
奉三世佛觀世音文殊室利之像長壽兩石塔在殿前
法堂方丈在殿後翼以兩廡東則伽藍祠神庫堂香積
之厨在焉其西雲堂天台智者大師與諸祖之祠在焉
買地租以贍衆備鐘磬幡蓋之具次供佛事凡事之宜

有者無不畢備明年正月以聞於上皇帝嘉之俾官於
宣政出璽書護其寺御前遣使賫寶香至寺以慶其成
至順元年皇帝賜大藏經五千餘卷皇后賜金買田以
飯僧使月誦是經以祈祥益壽云三年五月奎章閣大
學士中書右丞撒迪傳敕命臣著文刻石以示久遠臣
集再拜稽首而對曰聖天子以仁恩厚德覆幬天下山川
草木衣被雨露咸遂生長凡有知覺孰不欲自獻報稱
於萬一哉而四方無虞兵措不用勇者無所効其力年

穀順成萬民樂業智者無所効其謀於是士大夫歌咏於朝農忭於野商悅於市休休焉重熙累洽而不自知也若臣僧阿濟喇者世為國人身奉梵教深知吾佛之力足以集福於國家垂賴於萬有是以既竭心力不吝財寶幾歲之間成此無上之勝因豈非報本者乎敢述贊以系之其辭曰

皇帝建元天歷歲吳郡大昭慶寺興僧徒幼授佛禁戒發此宏願不思議報國報師報佛恩以至皇后后之母

煌煌梵宮徧宇內府財民工之所就此稱有緣何以故
衣鉢之資積累成願力終始無限轉大作光明梵唄聚
三世諸佛儼常住莊嚴相好紫金光文殊室利觀世音
來救衆生悉就位四大天王威神力持地結界奉世尊
大寶樓閣現空虛梵音法雨普宣布聖皇最勝現在佛
念爾善果故垂憫具多寶經微妙法無量壽數所表見
舟車象馬自遠致實諸天宮龍藏中聖后大慈寶月輪
報毋劬勞廣法施供養僧寶令安穩常轉法輪無間斷

是時宰臣在法會請表功德示人天護聖護國護羣生
回向贊嘆阿僧刼微臣奉勅媿凡劣得以文字為佛事
願吾聖皇與佛同壽命福德無盡藏翰林侍講學士通
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虞集奉敕撰

大昭慶寺旃檀閣記

黃潛

平江路大昭慶寺新建旃檀寶閣成住持妙辯弘教大
師懷壽使來求文為記勒於茲石按狀寺始成天歷元
年實朝列大夫前同僉宣政院事阿濟喇公所建規制

宏偉隱然為吳中一巨剎至順三年奎章閣侍書學士
虞公集奉旨文其碑後十有七年為至正九年公復即
大佛殿後度地以建茲閣而安奉旃檀佛像於其上旁
為文殊普賢兩菩薩像壁間圖繪萬佛及五臺山貝函
寬大藏經循壁而列其下設普陀落伽山觀世音菩薩
像並祠故榮祿大夫宣政院實喇卜丕勒實喇卜丕勒
者所從受法之師也其右為公生祠左為公夫人童氏
之祠閣凡楹四十有四以間計者三其崇五十有六尺

修去崇一十二尺廣加其修一十六尺層棧步檐方櫺
曲檻上下四圍悉稱其度髹彤金碧內外光明種種莊
嚴殊特妙好庀事於十月甲寅以十一年三月竣事閣
之西又建方丈三間其費一出於公官不知而民不與
往來過者第見闌闊萬井中飛紅湧翠突起天半瞻仰
贊嘆怪未曾有而莫知其為役之殷也夫旃檀有像自
雙林唱滅之後周流中土以示有為驗時盛衰而為去
住歷代靈迹紀述莫殫迨我國家聖神撫運握金輪以

御區宇與佛之化同一廣大以故其像今乃應祥現瑞
於京城之大招提希有殊勝可徵不誣顧惟茲閣佛像
亦因無旃檀之名者蓋佛之具身徧滿一切三千大千
世界在在處處莫不有佛非彼非此無去無來故閣之
既成佛即在是閣之未建佛豈離茲而況佛本一佛無
有異象象既無異名何有殊此殊非愚俗之所能知而
亦非世諦言語所得稱說若夫公之信力堅固一心觀
佛誠以射法二施等無差別故助顯第一義而作是勝

緣惟佛有言積土聚沙皆為佛事皆成佛道今木石之役窮極壯麗熾然建立如此其為功德詎可思議是則不得不托諸字以傳無窮庸不辭而為之記至於寺之顛末及公之行業已具虞公之文者茲不復書壽別號南山族姓董氏以至正四年來住是寺云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撰

昭慶寺看芍藥

王渙

一半春光過牡丹又開芍藥遍禪關久辜佳約違蓮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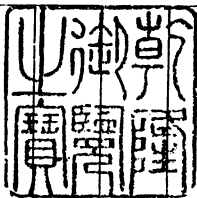
今續清懽到寶蘭垂露幾團花面濕東風一陣燕泥寒
酒邊何味呈奇供綠筍朱櫻正滿盤

和文待詔懷昭慶寺之作

王寵

明光起草五雲邊猶憶同叅雪竇禪花雨石牀聽說法
竹林茶鼎愛談玄拂衣未許還廬社飛夢時能墮輞川
借問玉皇香案吏何如堯率鍊形仙

昭慶寺在城東北隅元至正間宣政院建僧懷壽開
山虞集黃潛記今廢



吳郡文粹續集卷二十九